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书 信

1868 年 1 月—1870 年 7 月中

第 一 部 分

卡 · 马克思和弗 · 恩格斯 之间的书信

1868 年 1 月—1870 年 7 月中

1868 年

1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8 年 1 月 3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新年好！

我躺着身子躺了好久，能够坐起来才三天。病来势很凶。你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我三个星期没有抽烟！脑袋还是昏昏沉沉的。但愿过几天恢复工作能力。¹

我最反对服用砒剂。

附上《观察家报》（这是列斯纳从工人协会给我搞来的²）。

除随信附上的这封济贝耳的信之外，我再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无论如何，迈斯纳可以向《巴门日报》试探试探。试试也无妨。如果你把剪报寄给迈斯纳，就说这些剪报是偶然到手的，不必向他说明‘我们’在这方面的活动。³还要让他注意《未来报》上最近发表的东西。⁴

我想向肖莱马打听一下，最近出版的有关农业化学的书籍（德文的）哪一本最新最好？此外，矿肥派和氮肥派之争现在进行得怎

样了？（从我最近一次研究这个问题以来，德国出版了许多新东西。）他对近来反对李比希的土壤贫瘠论的那些德国作者的情况了解点什么吗？他知道慕尼黑农学家弗腊斯（慕尼黑大学教授）的冲积土论吗？为了写地租这一章⁵，我至少要对这个问题的最新资料有所熟悉。肖莱马既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也许可以提供一些情况。

附上乌尔卡尔特的两本东西和一号《信使报》（和克吕泽烈的文章有关）⁶。

向白恩士女士、穆尔和肖莱马祝贺新年。

你的 摩尔

〔爱琳娜·马克思的附笔〕

你这个坏孩子，为什么老不给我回信？

我猜你又在和刺猬喝酒玩乐了。

凶恶的矮子 阿尔贝里希^①

新年好！

2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8年1月6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如果你不愿服用砒剂，那就吃点别的药，不能再这样拖下去

① 爱 琳 娜·马克思在家里的谑称。——编者注

了。最近你找艾伦或别的医生看过吗？不久前我去找过龚佩尔特，他不在家。不过一有机会我就跟他谈谈。

《观察家报》，还有乌尔卡尔特的两本东西，你都没有寄来。倒是库格曼今天把《观察家报》和维尔腾堡《邦报》给我寄来了（现将《邦报》寄给你，寄还后我要寄给迈斯纳，如果你不直接寄给他的话）。这两家报纸都上了钩，真不错。我现在还要为《士瓦本信使报》写点东西寄给库格曼。⁷

肖莱马将根据最近几年的年度报告为你编一个索引。弗腊斯的书^①，他不知道。

巴黎出现了一个自称施穆列维奇（施穆耳宗^②）的自然科学家，这可是智者埃夫拉伊姆^③的一个劲敌。

奥地利总参谋部在关于1866年战争的官方报告第一分册^④中，指出了奥地利的军事组织当时已不适应于对普鲁士和意大利同时作战，接着得出了这样一个天真的结论：在这种情况下，避免这样一场战争，本来应该成为国家对外政策关注之所在！

从普鲁士第二分册^⑤中清清楚楚地看出，28日，特别是29日晚，贝奈德克有可能以优势兵力袭击王储^⑥分散了的纵队，而且可以——几乎有绝对把握——赶他进山并缴他的炮。这头蠢驴错过时机，结果打了败仗。

祝好。

你的弗·恩·

① 卡·弗腊斯《农业的性质》。——编者注

② 拉萨尔。——编者注

③ 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

3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8 年 1 月 7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现将杜林的评论¹⁰和《观察家报》寄还。前者可笑极了。整篇文章显得狼狈不堪，惶恐不安。这位神气的庸俗经济学家显然被刺痛了。他没法说别的，只好说什么要对第一卷作出评论只能到第三卷出版以后¹¹，什么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并非无可争议，什么有人怀疑劳动价值由劳动生产费用决定是否正确。你看，对这类人来说你的学问还远远不够，竟没有在要害处把伟大的麦克劳德^①驳倒！不过，他在字里行间又怕陷入罗雪尔的处境¹²。这家伙文章写完时兴高采烈，付邮时无疑胆战心惊。

库格曼和小威廉的信明天寄还。如果佐伊伯特中校的信的抄件对我下一次为士瓦本写文章有可用之处¹³，请即寄来。

我也可以为维也纳出点力 关于《国际评论》的情况，也许要问问李希特尔，他应当有所了解。

小威廉的报纸¹⁴情况很好，一切具备，只缺保证金，所以还不能出！不过，要是威廉到了维也纳，一片奥地利代理人的诽谤声可就要甚嚣尘上了！¹⁵

比斯利、路易斯等人以及《双周评论》的情况如何¹⁶

① 亨·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编者注

衷心问候女士们和热恋中的医生^①

你 的 弗 · 恩 ·

4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8 年 1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库格曼也给我寄来了《邦报》和《观察家报》。你的那份《邦报》今天寄还，同时寄上库格曼给我寄来的在整个这件事中充当中间人的中校^②的信的抄件。维尔腾堡现在已经供应充足了。依我看，特别在销路上，奥地利现在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注意，如果你有耐心，那就再开些处方吧。¹⁷小燕妮是内行，她认为，你在这场表现“各种”观点和各种性格特征的演出中，显示了巨大的戏剧才华，甚至是喜剧才华。

这些天我还有点打不起精神，动不了笔，等我完全好了，我要把小威廉收拾一顿，他把我的观点和独特的小威廉见解混为一谈了。

杜林（他是柏林大学讲师）的文章^③颇为大方，尽管我那样猛烈地抨击了他的老师凯里¹⁸。有些东西杜林显然不懂。最可笑的是，他把我跟施泰因相提并论，因为我是搞辩证法的，而施泰因则

① 保 尔 · 拉法格。——编者注

② 佐伊伯特。——编者注

③ 欧 · 杜林《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是通过以某些黑格尔范畴为外壳的死板的三分法，把各式各样的渣滓毫无意义地堆积起来。^①

波克罕的《明珠》^② 你收到了吗？

看来，职业诗，只不过是给最干瘪的散文式的词句戴上假面具。我们的弗莱里格拉特一家就是个例子。凯蒂和年青的粮食投机商克勒克尔同赴巴黎（新婚旅行）。但是，这位高贵的年青人同时要去料理“买卖”，就把她单独留在巴黎一家大旅馆呆了两三天。凯蒂和全家都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凯蒂甚至十分满意地写信说，旅馆里人家叫她“小姐”（在她同克勒克尔一起在那里过夜之后），所有侍者以至看门人都向她献殷勤地“鞠躬”。尤有甚者，克勒克尔（去外省跑了一趟买卖之后）同凯蒂从巴黎直接回到伦敦，全家都由于“蜜月”要推迟六个月而欣喜若狂，因为做买卖先于一切嘛。原来对诗人来说，蜜月只不过是一个好听的名词而已，在生孩子之前或后都是可以“欢度”的（这些事都是小弗莱里格拉特们来我家告诉我的）。看来，凯蒂甚至读过克劳伦的作品，因为她从巴黎来信说自己象个“活寡妇”。

美国佬准备跟约翰牛开开玩笑。你对俄国人最近吹的牛皮有什么要说的吗？

矮子阿耳贝里希^③ 看了你的信非常高兴。他刚刚去体操学校了，成绩很好。

祝好。

你 的 卡 · 马 ·

① 罗·施泰因《行政学》；《政治学体系》。——编者注

② 西·波克罕《我投给日内瓦代表大会的明珠》。——编者注

③ 爱琳·马克思。——编者注

5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8 年 1 月 8 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关于杜林^①。他几乎完全接受了《原始积累》这一章¹⁹，这对他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还年轻。作为凯里的信徒，他是直接反对自由贸易派的。此外，他还是讲师，所以妨碍他们这些人的前程的罗雪尔教授挨了脚踢¹²，他并不伤心。他的评论中有一点特别引起我的注意。这就是：当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这一点象在李嘉图本人那里一样还“不明确”的时候，它并没有引起这些人不安。但是，一旦把它同劳动日和劳动日的变化正确地联系起来时，他们就感觉到这种说明是新的和非常令人不愉快的了。我相信，杜林是由于恼恨罗雪尔才来评论这部书的。他害怕自己也陷入罗雪尔的处境的那种心情的确是十分明显的。奇怪的是，这个家伙并没有觉察到这部书中的三个崭新的因素：

（1）过去的一切经济学一开始就把表现为地租、利润、利息等固定形式的剩余价值特殊部分当作已知的东西来加以研究，与此相反，我首先研究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所有这一切都还没有区分开来，可以说还处于融合状态中。

（2）经济学家们毫无例外地都忽略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

① 欧·杜林《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

既然商品有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末,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也必然具有二重性,而象斯密、李嘉图等人那样只是单纯地分析劳动,就必然处处都碰到不能解释的现象。实际上,这就是批判地理解问题的全部秘密。

(3) 工资第一次被描写为隐藏在它后面的一种关系的不合理的表现形式,这一点通过工资的两种形式即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得到了确切的说明。(在高等数学中常常可以找到这样的公式,这对我很有帮助。)

至于说到杜林先生对价值规定所提出的温和的反对意见,那末,他在第二卷¹¹中将会惊奇地看到:“直接的”价值规定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作用是多么小。实际上,没有一种社会形态能够阻止社会所支配的劳动时间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调整生产。但是,只要这种调整不是通过社会对自己的劳动时间所进行的直接的自觉的控制——这只有在公有制之下才有可能——来实现,而是通过商品价格的变动来实现,那末事情就始终象你在《德法年鉴》中已经十分正确地说过的那样^①。

关于维也纳。我把各种维也纳报纸寄给你(《新维也纳日报》是波克罕的,应退还我。其余存你处),你可以从里面看出两件事:第一,维也纳出现了复苏局面,目前作为销售地点是多么重要²⁰;第二,应该给那儿写些什么。我找不到李希特尔教授的地址。你也许有李卜克内西提到这个地址的信。没有,你就给他写封信,让他告诉你,你再把文章直接寄给李希特尔,不要由李卜克内西代转。

我觉得,小威廉并不完全是诚心诚意的。他(在他身上我不得

① 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编者注

不花那么多时间来纠正他在奥格斯堡《总汇报》和其他地方干下的蠢事²¹⁾至今还不找时间公开提一提哪怕是我那本书的书名^①或我的名字！他对《未来报》事件不闻不问，就是为了不致陷入有损他个人威信的窘境。他连在他朋友倍倍尔直接控制下出版的工人报纸（《德意志工人俱乐部》，曼海姆出版）上哪怕是说一句临终之言的工夫也没有！简单地说，如果我的书不是完全被置之不理，那末，这肯定不怪小威廉。首先他没有读过这本书（虽然他在给小燕妮的信中嘲笑主张要介绍一本书，必须读懂这本书的李希特尔），其次，在他读过或者只是佯言读过之后，他没有时间。但是，我从波克罕那里为他弄到一笔津贴以后，他却有时间给波克罕一星期写两次信；我把经我介绍从施特龙那里弄到的一笔钱转寄给了他，他却不把这笔钱的股票²²寄给施特龙，而要施特龙的地址，以便能够直接和他联系，背着我去行诈，并象对待波克罕一样，向施特龙抛出一封又一封信件！简单地说，小威廉是想故作姿态，而最主要的是想让公众不要把注意力从他小威廉身上转移。要做到恰到好处，只当没有这回事，但对他仍须当心。至于他应约赴奥，在成行之前，不要相信。其次，他真要去，我们也不劝阻，如有必要，就只向他提一下在他搬到布拉斯《北德报》时²³我说过的话，就是如果他再损害自己的声誉，必要时就公开宣布不同意他的言行。这一点在他动身去柏林时我向他说过，有人为证。

我认为，你也可以把文章直接寄给《新自由报》（维也纳），现将该报寄上一份。该报现在的所有人之一是麦克斯·弗里德兰德博士（拉萨尔的表兄弟和死对头），就是我在一段长时间内为维也纳老《新闻报》和《奥得报》写通讯稿交给他的那个人。

① 《资本论》第一卷 ——编者注

最后，至于《国际评论》，福克斯（一家英国报纸派他到维也纳了解情况并建立联系）前几天从维也纳来信要我写一封致阿尔诺德·希耳堡的介绍信。我把他要的信寄去了，同时在这封信中向这位希耳堡说明，种种情况妨碍了我们写作，但今年我们会写些东西的，等等。

关于《双周评论》。秘密领导此杂志的三执政之一的比斯利教授曾对他的至友拉法格（他经常被请到他家吃饭）说，他内心深信（而这完全取决于他），书评^①会登出来的。那就让拉法格把书评交给他本人吧。

关于皮阿。在今天的《泰晤士报》上你将看到皮阿寄到编辑部的（四个星期前发表的）有关芬尼亚运动的《法国民主主义者的呼吁书》²⁴。事情是这样的。法国政府把国际协会当作“非法社团”加以迫害（从搜查我们的驻巴黎通讯员开始）。法国政府也可能把我们的杜邦写的有关芬尼亚运动的一些信件²⁵转给英国政府了。皮阿先生一向叫嚷我们的协会是不革命的，是波拿巴主义的等等，他担心事情发生这种变化，甚至企图赶紧假装成他也在参与此事并“推动”此事。

关于贝奈德克^②——这一册报告我能不能用几天？你有两次表现出你是预言家：一次是在战术问题上（塞瓦斯托波尔事件），另一次是在战略问题上（普奥战争）。²⁶但是甚至最聪明的人也不能预见到人们可能干的一切蠢事。

关于痛。我请教过医生。没有什么新招儿。这些先生们所说

① 弗·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双周评论〉作》。——编者注

② 见本卷第7页。——编者注

的可归结如下：要按照他们的处方生活，那就必须是个食利者，而不是我这样一个穷得象教堂里的老鼠的人。如果你见到龚佩尔特，可以告诉他，我（就在写信的这会儿）感觉全身，也就是血液里，象针刺似的发痒。我觉得我今年还没有完全摆脱这种状况。

问候白恩士女士。

祝好。

你的 摩尔

6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 敦

1868 年 1 月 10 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我本想今天给你写封详细的信，但突然插进来一个塞尔维亚人和一个瓦拉几亚人，耗费了我好几个小时，使我的全部计划落空。加之，今天我接待了正在为可笑的和平同盟的事情奔忙的前独裁者阿曼特·戈克的来访²⁷，花了我整整一个晚上。幸好肖莱马偶然来了，他看了看这个顽固不化的联邦共和派，不禁大吃一惊，他没有料到还有此等货色存在。这头蠢驴毫无意义地重弹老调，显得更是愚蠢十倍了，而且失去了与正常的人类悟性世界（更不用说真正的思维）的任何联系。在这号人看来，世界上除瑞士和巴登州外至今依然不存在任何别的有意义的东西。不过，你对他的求援刚一作出答复，他很快就信以为真，就是说：我们彼此住得愈远，彼此来往愈少，我们的关系就会愈好。他承认布林德在福格

特事件上胆小怕事²⁸，却硬说布林德还是个好样的，甚至非要你同布林德和解不可！说什么福格特不是政客，是好人，好样的，只不过是思索地瞎写了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俩和他在一起呆上一个钟头，我们就会言归于好了；他承认福格特是个波拿巴主义者，可他并没有被收买呀。对此我反驳他说：一切波拿巴主义者都是被收买的，没有被收买的一个也没有，如果他能给我指出哪怕是一个没有被收买的，那我可以承认福格特有未被收买的可能性，否则就不行。这使他吃惊了，但他到底找出来了一个——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 此外，他说，福格特总是不走运，他妻子是伯尔尼高原的一个农家姑娘，福格特跟她搞出孩子后，出于道德原因才娶了她。看来，福格特这个狡猾的家伙把这头蠢驴捉弄得够厉害的。但当肖莱马和我向他说明福格特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无所作为的时候，你瞧吧，他可冒火啦 他没有做过普及工作吗 这不是功绩吗？

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我就立即给维也纳写点东西，再给《双周》写点¹⁶，但应该先了解一下，是否能登大块文章，或者只能登象最近这期《双周》上那样的短评！这要向比斯利打听清楚^①，——短评几乎无用，就是比斯利本人也会无法从中了解这本书^②。

最近几天我将要求小威廉回答为什么他给我许了愿不兑现。这个家伙我们得促他办事利索点。

李希特尔的地址，我已经找到了。

随信将李卜克内西、库格曼和济贝耳的信寄还。

致良好的祝愿。

你的弗·恩。

① 见本卷第 14 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

7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 彻 斯 特

1868 年 1 月 11 日 [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花花公子”^①在伦敦这儿转了好久。他也去找过波克罕，跟他谈的完全和跟你谈的一个样，不过成效较大，因为他善于迎合我们这位波克罕的虚荣心。然而，在他从波克罕身上榨取到十股股金的钱，并把他的各种酒喝个够之后，就不再上他那儿去了。

为了了解他今后在伦敦的活动，我现在告诉你以下的情况：如你所知，克里默早被解除了国际委员会^②书记的职务，他在一气之下也早就不干委员会委员了。在最近的代表大会^③上他也没有被选进委员会。奥哲尔先生又当选了。但是，根据我的建议，取消了（年度）主席的职务，而代之以每次会议选出的执行主席。²⁹奥哲尔对此很生气，同我们在原则上疏远了。好极了！“花花公子”先生通过勒·吕贝哄骗了奥哲尔（奥哲尔把他推荐给工联伦敦理事会³⁰）和克里默。他们成立了伦敦委员会，比耳斯当主席，等等。一句话，图谋反对国际工人协会。（“花花公子”还带着高尚的布林德参加了成立大会。）这些家伙竟恬不知耻地邀请我参加他们上星期举行

① 指阿曼特·戈克。双关语：“戈克”这个姓的原文是《Gögg》，同“花花公子”，“白痴”（《Geck》）发音相近。——编者注

② 总委员会。——编者注

③ 国际洛桑代表大会。——编者注